

韓非子

冊三

惟厚子

四

韓非子卷第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茲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矜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樂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焉○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年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

甘戊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王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③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①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

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堂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

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
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
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
魚鹽龜鼈羸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
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
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
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
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
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
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
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
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
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不知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

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茲之萌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汝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

之將奪肥之民邪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矜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

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
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
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
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
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
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
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
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
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
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
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
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
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大公望聞之往請焉三

却馬於門而狂喬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
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
喬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喬也議
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
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
雖臧獲不許託足於其軫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
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
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
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
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
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

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餓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
閒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
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閒時季羽在側
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
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
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
告騶私廩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
二十人并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
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斯競勸而遂爲之薛
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
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領焉斷其下領則必恃人而
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
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

不服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

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
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故曰然則爲天下何以
爲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
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
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
惡己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
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
先告客以爲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
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
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
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

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之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曰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

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
樗里疾也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
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
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匆匆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
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
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
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
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
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
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
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
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

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邪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邪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壘而往酤而狗迓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